

局限 (长篇随笔节选)

田君

1969年1月出生,平桥区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信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信阳市诗歌学会会长、信阳市网络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已发表诗歌千余首,中篇小说、散文随笔以及文学评论等作品100多万字。获得《诗刊》《星星》《诗歌月刊》《诗神》等刊物诗歌赛事奖。有作品入选《1998中国诗歌精选》《2000年中国最佳爱情诗》《中国新诗选》《中国<星星>五十年诗选》《中外诗歌精选》《河,是时间的故乡——河南省散文诗选》《河南诗歌》(2009、2010、2011)等选集。著有诗集《静止的火焰》《纸飞中国》《田君诗选》《不安之书》《忐忑》,文学评论集《坐在丰收的景家里》,随笔集《背阴处的雪》等,主编各种文集近200部。现供职于信阳市文联,曾被授予信阳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6

周末下午,第一次认真地坐在“语溪书屋”里,准备写一篇文字记录这个下午以及窗外知了的欢歌,它们已经陪了我快一个夏天了。此时夏天就在窗外,刚看过天气预报,明、后两天还将是40℃的高温,这是我在信阳30多年间遇到的最热、最长、最长的一个夏天!

这是个安静的下午,室外的工地因为天热已经停工,我能够确定不会有人来我的木屋打扰!这也是我想要的。暂时没有通水,我就用纯净水对付。好在有电了,空调能够正常运转,更重要的是有了无线网卡可以上网写下这些文字!

从办公室搬来了一些书,有马尔克斯、普鲁斯特、博尔赫斯、帕慕克、曼杰什坦姆、策兰,还有奥斯特、格拉斯、佩索阿、赫拉巴尔、鲁尔福、卡图卢斯等。

写下这些名字之后,突然就感觉自己非常富有。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的也无非就是这些——一个平静的下午,一本好书,一杯好茶。

而此时此刻,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正环绕在我的左右!

7

书屋的下面是一条不知名的小溪,我给它取名为“语溪”,意思是会说话的小溪,尽管我在这里逗留已经两个多月了,也始终没有听到它的声音,但我依然愿意这样称呼它。

早上,一只红嘴野鸭在水面游弋,我呵止了给我做水电的师傅准备抛向它的石块,我对他说:“我就是冲着它们才来的!”在望远镜里,这种野鸭非常漂亮,尤其是它那红色的长嘴巴。我愿意和包括它们在内的所有生物们在这里共生共存,最好是互不打扰。当然,一些让人生厌的蚊蝇、臭虫之类除外。这就是我关于自然的哲学——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彼此欣赏,相依相存!

语溪是淝河的支流,从在这两个月的相处来看,它水量不大,而且水面还有一些肮脏。但从几批干活师傅的嘴里我了解到,它也曾经是一条非常清澈的河流。我便有了一个愿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看到它清亮的那一天,希望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的语溪书屋还在,我还在……

8

一大早,太阳便显示出它强大的威力。在外面挖了几锹土,便马上汗流浃背。只得乖乖地回到空调房间里,看来我已经退化到了只能坐下来干些诸如这样写字的活计了!

写作心累,其实也并不比体力劳动轻松。我经常庆幸自己并不借此养家糊口,把写作作为谋生的手段,所以一直以来我并未感觉到写作带给我的压力。但因为今天早上高温之下的几锹土,让我忽然觉得其实应该真诚地感谢写作,是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可以像今天这样自主地进行选择。

现在看来,和挖土相比,我更在行的还是写字。室外,有人在给游泳池贴瓷砖,室内,有人在给太阳能装电脑版,这些都是我干不了的,这就是我的局限。

我在这里只是为了听鸟叫虫鸣,看溪水山色,除此何求?

36

整个白天被各种打断所打断,四处奔走,主动或被动的忙碌,疲于应付!

从市内到书屋,再从书屋到市内,三次往返,成为我今天的主题。临近黄昏,才算安定下来,在外面的走廊上翻阅胡亚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生的新著《时光的缝隙》,不时被一些美好的句子所打动!不觉间天已渐渐暗淡,突然就感觉到了秋天的凉意,还有几只黑蚊子在耳畔飞扰,只好进屋来开灯打理这篇小文。

生活如同亚才先生的书名,我们似乎始终都是在时光的缝隙里挣扎,白天不得闲,夜晚不得安宁。为人为己,忙乱、慌乱而又不得要领……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时光像极了一个剧场,我们能够出演的角色却只有一个——一个面对各种诱惑在很多时候都无法得逞的“未遂者”,以及为此而盲目的奔波……

38

每天早上都会在7时左右醒来,并且无法继续入睡,

中午时感觉很困乏,想睡但却因事不能躺下!下午似乎还有很多事在等着去办,要见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远要比写这篇文章要复杂很多……

这就是我白天的状态,而且非常的常态。好在每天都还有所期待,虽然内容不尽相同,但却足以让我为之而觉得干什么都是值得的!也有意外的期待发生,比如今天早上接到的一个电话,让我感慨,人毕竟是感情动物,忘记要远比离开难很多。

当一些不知含有什么成分的液体进入血管,身体就会慢慢好起来,这也是我今天所期待的。

有所期待!是的,我总是有所期待……

41

傍晚时分,忙里偷闲,去书屋小坐,看了一会儿书,然后去前院转转,欣喜地看到,仅3天时间,院子已经有了一些变化,现在多少有些像有文化人活动的样子了!我们管这里叫“语溪书院”,其实,也就是将原来临时房改造了一下,建好之后,有吃的地方,有住的地方,还有进行文化交流的场所,最重要的是院子里有属于我的小木屋。

自开工以来,只要人在信阳,没有特殊情况,我几乎每天都会去木屋坐坐,有时一天,有时半天,而更多的时候会像今天这样,就是为了坐一会儿。时间也不固定,有时是早上,有时是下午,有时是晚上。也正是因为这份热情,小木屋成为整个院子里最先完工的一处工地。

凡是来过这里的人,几乎都会在木屋门前留影。每此看到,我心里都会生出暖意来,看来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是相通的!我们都热爱生活,我们都向往一份美好的感情。尽管用我现在的目光来看前路茫茫,但我依然愿意相信终会有一份温暖是属于我的——“愿,余生,春夏秋冬,喜怒哀乐,都有你在……你都在!”

44

起风了,窗外的大树小树们在风中狂舞,很多已经泛黄的叶子随风飘落!那些肯定都是和我一样敏感叶子!

除了风声,我没能听到一片叶子落地的声音……这些和我一样卑微的生命啊,它们的飘落就像我笔下一行行微不足道的诗句,从写下它们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它们的悄无声息。

秋天仿佛是植物们的噩梦,一年一度。而谁又是我的噩梦呢?是那些让我怜惜的叶子,是那些想一想就让我无端痛心的逝去……

46

我坐在书屋的大玻璃前,隔着溪水看对面山上的树木,今日无风,它们都像我一样静止不动。

但此时暮色已经开始降临,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在暮色里一起一点点由明变暗,我始终没有开灯,直至天色和天空变为一体,直至我和屋里的黑暗融为一体,我们仿佛一起陷入沉思。

在月光下,树基本没有了轮廓,对面只剩下了山的剪影。我试图试想一下山在想什么,但却始终不得要领,山显然比我要深邃!它或能通晓天机!

和山相比,我要简单多了。我坐不过它,也无法像它一样始终沉默不语。我心里想到一句诗,我必须马上起身记下:“只要你愿意!”

50

晚上决定不走了,这是我第三次在书屋里睡。尽管和市内相比这里还显得有些荒凉,但我愿意住在这里!因为在哪住暂时都是一个人!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这里能够尽快地完善起来,让我能够安心地住下来。

这里最美的时候是早晨,其次是黄昏。早晨美在那溪水里的水韵,黄昏美在那份悠远的宁静。不知不觉间断断续续在这里已经半年多了,从春天开始,熬过了炎炎夏日,似乎是眨眼之间已至深秋。我熟悉这里的一切,周边的每一棵树,每一处沟壑,甚至是一块砖石!似乎我与它们都已经建立起了一种感情!我也愿意相信这里一定会越建越好!当然这需要别人的用心与努力!

用我现在的经验看,书屋着实是建小了一些!但我其实已经十分满足!有道是“室雅何须大!”我仅仅就需要这么多,当然我所真正需要的也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栖身之所!

语溪诗笺(组诗)

致语溪

据说你也曾经清澈,鱼虾鲜美
可那时的我在他乡有我的河流
见到你时我已人到中年
你也变得浑浊
但我还是选择了停留

从此,我们毗邻而居
彼此参与对方的生活
四季因此而鲜明、多姿
而让我更为醉心的则是我们的独处
因为世界因此而简单了许多

远山

隔河相望
你从不曾走近
我也不曾走近你

横在我们之间的是一条
无声的河
它一次次地阻隔了我走向你的冲动

我也未曾踏入过这条河
我们就这样在各自的位置上
彼此保持着应有的风度

我为什么要种下这些草

砍掉了许多灌木和树
花十五元钱一平方米撒了四百多平方米草籽
撒下的草叫常青草,它们已经发芽了
它们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青翠

为了眺望远处的溪水和山色
只能这样有所牺牲了

它们刚刚冒芽就比溪水高出很多
却在我之下
但是想要看到对面山坡上的风景时
我和这些草却必须抬头

仰望有时是一种病
我在播撒这些草籽时就掺进了自己的卑微

冬日午后

阳光照在走廊上
写诗的人坐在阳光里
四周除了鸟鸣没有其他声响
该落的树叶都已经落尽

也没有其他人
更没有任何诗意的想象
这就是一首
减无可减的诗

